

徐 燕 谋 主 编

英 语

第 七 册

(一九八一年修订重印版)

译文与练习答案

宋君健	魏志成	王渤海	张军学	译
(英)	Tania	Wickham		作 答
彭	长	江		审 校

湖南省高等院校英语教师进修班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徐 燕 谋 主 编

英 语

第 七 册

(一九八一年修订重印版)

译文与练习答案

宋君健 魏志成 王渤海 张军学 译
(英) Tania Wickham 作 答
彭 长 江 审 校



96027523

湖南省高等院校英语教师进修班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0322449

序

徐燕谋先生所编英语第七、八册，我曾於数年前用过多次，认为选材严谨，难度适当，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现既经修订重版，较前更为完善，自不待言。

翻译能力，乃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所必须具备的五会条件之一，但限于时间，担任精读课的老师往往未能在课堂上讨论翻译问题，以致课后部分学生对于课文中的某些难句，仍然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能解释，不能翻译。这不能不说是教学中的一大缺陷。

宋君健、魏志成等高校英语教师进修班的同志深有同感，花了很多精力，把全部课文译了出来，并经尹懋谦、彭长江两位老师认真进行了校阅修订。同时还邀请了两位英籍教师参加编译工作，或解答疑难，或亲自编写练习答案，汇辑成册，付梓问世，译文和答案之可靠，不难相信。

这套参考译文和参考答案的集子，结合徐编教材进行学习，堪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如能运用得当，对广大师生和自学青年，必将大有帮助。最好的使用方法，应该是先试译课文和试作练习，口头笔头均无不可。然后再对比参考译文和答案，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独立钻研的能力。

承邀写序、欣然命笔，赘述如上，以供参考。

刘重德

一九八三年十月

A Few Words About the Answers

The key to the exercises contains answers to the filling-in-the-blank exercises, suggestions for the paraphrasing exercises, and suggestions as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English exercises. It must be stressed that the key is only a guide to the exercises and does not contain the only answers, for in translating and paraphrasing there may be many different, correct answers.

Tania Wickham.

Sept. 1983.

说 明

本书的练习答案包括填空，释义和汉译英等几个项目的参考意见。必须强调说明的是这仅是做练习的一个引导而不是唯一的答案，因为翻译、释义都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正确答案。

塔尼亚·威克汉

一九八三年九月

目 录

序.....刘重德

说明.....(英) Tania Wickham

第一课 二十四小时
.....尤利斯·伏契克 (1)

第二课 勇往直前
.....约翰·里德 (13)

第三课 奥里佛·退斯特的第一次使命
.....查尔斯·狄更斯 (21)

第四课 鸟有国审案记
.....赛缪尔·巴特勒 (30)

第五课 我自己也有黑人血统
.....辛克莱·路易士 (37)

第六课 文学与政治——马克西姆·高尔基追悼大会
上的讲演.....拉尔夫·福克斯 (45)

第七课 罢 工
.....赛奥多·德莱塞 (52)

- 第八课 四十个窃贼
..... 罗伯特·特莱塞尔 (64)
- 第九课 等候来伟梯
..... 格列佛德·奥德兹 (73)
- 第十课 对华关系
..... 亨利·基辛格 (90)
- 第十一课 歇洛克·福尔摩斯
——摘自《巴士维克尔的猎犬》
..... A·柯南道尔 (98)
- 第十二课 竞选州长
..... 马克·吐温 (106)
- 第十三课 帕克大妈的一生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114)
- 第十四课 访惠特曼
..... 艾德蒙·戈斯 (127)
- 第十五课 宪章派的罢工
..... 弗·恩格斯 (137)
- 第十六课 谈谈大词眼
..... A·G·加德纳 (147)

第一课 二十四小时

尤利乌斯·伏契克

还差五分钟就要敲十点了。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个美丽而温暖的春夜。

我化装成跛脚老头，以扮演这种角色所允许的最高速度急急忙忙地走着，急于在从十点钟开始的宵禁之前大门还未上锁的时候赶到叶林涅克家，我的“副官”米列克在那儿等着我。我知道，他这次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我也没有什么要告诉他的，但不去赴约，很可能会引起惊慌；而且，我不想让我这两位好心肠的主人产生不必要的担忧。

他们请我喝茶。米列克已在那儿——还有弗里德夫妇。这是一种不必要的冒险。“同志们，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但不是象这样大家聚在一起。这么多人同时呆在一个房间里最容易使自己进监狱，送掉性命。你们要么就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则，要么就得停止跟我们一起干，因为这样你们既危及自己，也会连累别人。明白吗？”

“明白了。”

“你们给我带来了什么？”

“五月一日的《红色权利报》的稿件。”

“好极了。你呢，米列克？”

“没有什么新消息，工作进展得还顺利。”

“好，就这样吧。五一以后我们再碰头。我会通知你们的。再见。”

“请再喝一杯茶，首长！”

“不，不了，叶林涅克夫人，我们在这里的人太多了。”

“请您至少再来一杯！”

新泡的茶冒着热气。

有人按门铃。

这不是很晚了吗？会是谁呢？

来访者们不耐烦了，把门打得咣咣直响。

“快开门！是警察！”

快从窗口跳出去！快跑！我有手枪，我来掩护你们。太晚了。盖世太保到了窗下，用手枪瞄准了房间。密探们砸开了门，从厨房涌进了房间。一个，两个，三个——一共九个。他们没看见我，因为我站在他们进来的那扇门的背后。我可以轻易地向他们背后射击。但他们的九支枪瞄准着两个妇女和三个赤手空拳的男人。如果我开枪，我的五个朋友就会比我先被打死。假如我开枪自杀，也难免引起开枪，他们五人也难免要牺牲。倘若我不开枪，他们会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或一年，将来革命会把他们活着解救出来。只有我和米列克不能活着出来，他们将折磨我们。从我这里他们是什么也捞不到的，但从米列克那儿能得到什么吗？一个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人，在法国集中营待过两年——在大战期间从法国非法逃回到布拉格来的人——不，他是绝不会招供的。我有两秒钟来考虑，也许是三秒钟吧？

要是开枪，我谁也救不了，只不过是使我自己免受

苦刑，但我却会让五个同志丢掉性命。是这样吗？正是。

于是决定了。我从门后走了出来。

“哈，又是一个！”

我脸上挨了第一拳。打得真狠，足以把一个人打昏过去。

“举起手来。”

又是一拳，再一拳。

这正是我早就料到的。

布置得井井有条的房间现在到处乱堆着家具和打破了的東西。

又一阵拳打脚踢。

“走！”

他们把我拖进了汽车，手枪一直对准着我。他们在车上就开始了审问。

“你是谁？”

“霍拉克教授。”

“你撒谎！”

我耸了耸肩。

“坐好，不然我们就要开枪了。”

“好哇，请开枪吧。”

代替枪弹的是他们的拳头。

我们从一辆电车旁经过。我觉得电车似乎扎着白色的花彩。是一辆婚礼车——在这深更半夜？我准是在发烧了。

佩切克大厦，盖世太保总部。我从前根本没想到过我会活着走进这个地方。他们拽着我跑上了四楼。啊，这是有名的反共调查局二处第一科。我倒很有些好奇起来了。

一个瘦长个子的负责抓人的头目把左轮枪放进口袋，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点燃了香烟。

“你是谁？”

“霍拉克教授”

“你撒谎。”

他手上的表指着十一点。

“搜他！”

他们脱去了我的衣服，搜查起来。

“他有身份证。”

“什么名字？”

“霍拉克教授。”

“查对一下！”

他们打电话。

“当然他没有登记。证件是假的。”

“是谁给你的身份证？”

“警察司令部。”

接着是一棍子打来。两棍子，三棍子……。这用得着数数吗？用不着的，我的朋友，没有地方去汇报这样的统计数字。

“叫什么名字？说！住在哪儿？说！同谁有联系？说！他们住在哪儿？说！说！说！不然我们就揍你！”

一个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

收音机尖声播送着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一定在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在起身回家了。情侣们流连在房屋门前，彼此难舍难分。瘦长个子的警察头目带着得意的微笑走进屋来。

“一切都就绪了，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叶林涅克夫妇吗？弗里德夫妇吗？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哇！

“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些。”

在他们的专门词典里，“放聪明些”的意思就是背叛。我可不聪明。

“把他捆起来，再给他点厉害瞧瞧！”

一点钟。最后的电车在进车库了，街上空无一人，收音机在向它最忠实的听众敬祝晚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你们的电台在哪儿？印刷所在什么地方？说！说！说！”

现在我又能数他们打我的次数了。我唯一能感到的疼痛，来自被我自己紧咬着的嘴唇。

“脱掉他的靴子！”

真的，我的脚还没有被打麻木。我感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仿佛每一下都是打在我的脑上。

两点钟。布拉格已熟睡了。或许什么地方有小孩在啼哭，丈夫在抚摸着妻子的腰肢。

“说！说！”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试图数清被打掉了多少颗牙齿。但总数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颗？不，这是在“审讯”我的警察的数目。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可是死神仍然没有降临。

三点钟。早起的人们从郊外进入城市。菜农们朝集市走来，清道夫出门去打掃街道。也许我还能再活着迎来一个黎明。

他们把我的妻子带了进来。

“你认识他吗？”

我舔了舔嘴唇上的血迹，不想让她看见……这未免有些傻气，因为我满脸都在渗着血，指尖也在滴血。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她这样回答，没有瞟一眼，没有流露出半点恐惧的神色。真是好样的！她恪守我们的誓言，任何时候也不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几乎没有必要了。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

他们把她带走了。我竭力以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也许这目光并不快乐。我不知道。

四点钟。天亮了还是没有亮？从幽暗的窗户看不出来。死神的步履真慢，我应该去迎接它吗？又怎样去迎接呢？

我回手打了谁一下，然后跌倒在地。他们踢我，用靴子在我身上乱踹。好啦，这下死神就会来得快些了。一个穿黑衣服的警察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奸笑着给我瞧一把刚拔下来的胡须。这真可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了。

五点钟，六点钟，七点钟，十点钟。然后到了中午。工人们在上班，孩子们在上学。人们在商店里做着买卖，人们在家里准备午饭。此刻妈妈也许正在思念着我，同志们也许知道我已被捕，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以防自己被捕……以防我供出来……不，我决不会出卖你们，你们完全可以相信我。真的，不管怎样，总算离死不远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恶梦，一场可怕的热病中的恶梦。一阵拷打之后他们往我身上泼凉水，让我苏醒过来。然后是更多的拷打和嚎

叫。“说！说！说！”可我还会死去。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让我长得这样结实，来忍受住这残酷无情的拷打呢？

到了下午。五点钟。这时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拷打变慢了，间歇很长，只凭着一种惯性才打几下。忽然，从远处，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平和宁静的声音：

“已经够他受的了。”

没过多久，我坐到桌子旁，桌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有人走进来给我水喝。有人递给我一支烟，但我捏不住。现在有人试着替我穿鞋，又说穿不上。然后他们半搀半拖把我带到楼下，塞进汽车里。开车后有人把手枪对准了我，我已被打成这个样子了，还用枪瞄着真是可笑。我们经过了一辆扎着白色花彩的婚礼电车，但也许这只是一场梦幻，不是梦幻就是热病，或是临近死亡——或是死亡本身。可面临死亡是艰难的，而这样是不费力的——也许既不艰难也不容易。这种状态就象绒毛一样轻飘飘的，只要吸一口气，你就会把它统统吹走。

统统吹走？不，还没有。现在我又站起来了，真的是不用搀扶、自个儿站着。我面前是一堵肮脏的黄色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象是溅了血……是的，是血。我抬起手去抹了一下……不错，还是新鲜的……这是我的血……

背后有人打我的头，命令我举起手弯膝蹲下。蹲下——起立——蹲下，做到第三次时，我倒下了……

一个高个子党卫队队员站在我跟前，踢着我，叫我站起来。可踢又有有什么用？又有人给我洗脸，我坐在桌子边，一个女人给我吃了一些药，并问我哪儿痛得最厉害。我

说我觉得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没有心。”高个子党卫队队员说。

“呵，我当然有。”我说。我为自己还有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骄傲。

一切又都消失了一—墙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党卫队队员都消失了。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在我面前的是敞开着的牢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员把我拖了进去，脱去我那稀烂的衬衫，把我放在草垫上。他上下摸了摸我被打肿的身子，吩咐给我包扎。

“瞧，”他对另一个人说着，摇晃着脑袋，“看他们干得多彻底！”

然后又从远处，从一个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那个平和而宁静的声音：

“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还差五分钟就要敲十点了。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美丽而温暖的春夜。

（注：译文主要参考了蒋承俊根据捷克文原文本所译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二十四小时》一章）

Exercise A.

1. elderly, elder.

Reason: - 'elderly' means rather old, 'elder' means older (referring to members of a family) .

2. alive.

Reason: - The use of 'alive' here implies that there are no other survivors; if 'living' had been used it would imply that others had already told the tale of the disaster.

3. alarm.

4. panic.

Reason: - The word 'alarm', when used to mean fear caused by the expectation of danger, is uncountable. Therefore it can only be used in sentence no. 3. (Alarm, when used to mean a sound or signal giving a warning of danger, is countable).

5. promised.

6. pledged.

Reason: - 'pledge' is stronger than 'promise' in meaning. To pledge means to bind by solemn promise.

7. expose.

Reason: - 'expose' means to disclose,

'betray' means to expose in breach of trust.

8. caught.

Reason: - 'arrest' means to seize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law, 'catch' means simply to seize.

Exercise B.

1. to.
2. back.
3. against.
4. back.
5. on, up for.
6. to.
7. into with.
8. to.
9. in.
10. out.

Exercise C.

1. Although the enemy's defence is very strong, we still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try to break through it.
2. He was prepared to stand all kinds of torture from the enemy for the sake of the revolu-

- tion.
3. Shrugging his shoulders Shylock said: - "After all, haven't the Jews got eyes?"
4. It is very sad to part from a friend one has shared joys and sorrows with for many years
5. We must stand up for truth.
6. He was praised, which made us feel equally honoured.

Exercise D.

Xiaohe felt somebody press a board on his kneecaps, and at the same time someone else grasp his heels and bend his legs upwards, and put a brick under his legs. A stab of pain shot through his body, and it seemed as though his legs were cracking. He clenched his teeth and tried to suppress his groans.

The second brick was put under his legs, and then the third, and at this point Xiaohe broke into a heavy sweat and could hardly breathe. An agent at his side kept shouting: - "Talk. Admit you....."

It seemed as if Xiaohe had not heard a word; he had already lost consciousness.

Exercise G.

I can get out quickly through the window.
I can escape. ... It's too late. There are